

# 论金斯伯格诗歌中的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及其环境伦理表达

## On the Trans-corporeal Toxic Landscape Writing and Its Environmental Ethical Expression in Ginsberg's Poetry

张桃红 (Zhang Taohong)

**内容摘要:** 作为二战后环境运动的先锋诗人，金斯伯格十分关注后现代城市中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在诗歌中，金斯伯格以美国棕色地带的城市生态叙事为抓手，通过“黑色向日葵”、“有毒长春藤”等一系列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揭露了有毒物质的“慢暴力”，反思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的同时，表达了跨躯体时空的物质伦理观与万物齐一的环境正义思想。由此，金斯伯格呼吁现代社会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承认非人类生命的“行动者”身份，控制有毒物质的生产与流通，确保人类、动植物以及生命与生命体享有平等的环境生存权。

**关键词:** 艾伦·金斯伯格；跨躯体毒性景观；慢暴力；物质伦理观；环境正义

**作者简介:** 张桃红，文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文学跨学科研究。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艾伦·金斯伯格的景观诗学及其伦理建构研究”【项目批号：2025N11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the Trans-corporeal Toxic Landscape Writing and Its Environmental Ethical Expression in Ginsberg's Poetry

**Abstract:** As a pioneer poet of the post-World War II environmental movement, Ginsberg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postmodern cities. In his poetry, Ginsberg, through the urban ecological narrative of the brownfie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closes the slow violence of toxic substances by presenting a series of trans-corporeal toxic landscapes such as “black sunflower” and “poison ivy”. While reflecting on modern Americ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its incurred ecological crisis, Ginsberg expresses the trans-corporeal space-time material ethics and the idea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everything as the same is all equal. Ginsberg thus calls

on modern society to recognize the identity of non-human life as an “actor”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ntrol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oxic substances and ensure that people, animals and plants, living and non-living beings have equal environmental survival rights.

**Keywords:** Allen Ginsberg; trans-corporeal toxic landscape; slow violence; material ethic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uthor:** Zhang Taohong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mail: cherryzth08@163.com).

“垮掉派”在环境行动中的深度参与是众所周知的。麦克卢尔（Michael McClure）声称垮掉派诗歌是“环境运动的第一支文学流派”（qtd. in Meltzer 185）。作为“垮掉派”的先锋诗人，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在其诗歌中“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世界相互依存的主题”，“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El-Sharif 96）。不同于早期生态诗人关注朴素的荒野自然，金斯伯格聚焦后现代城市空间，以“黑色向日葵”“有毒长春藤”等跨躯体<sup>1</sup>毒性景观为载体，披露美国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人造有毒物质的“慢暴力”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布伊尔（Lawrence Buell）指出，毒性话语即文本中“有关工业生产中有毒物质造成环境污染，继而引发人的恐惧和焦虑的现象”，并强调“毒性话语是形成全球性环境话语的关键因素之一”（*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31-35）。不可否认，“自从人类进入伦理选择的文明进程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 23）。金斯伯格诗歌中的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揭露了人类活动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展现了人造有毒物质与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以及人类疾病之间的互构性，是诗人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焦虑而创作的，承载着丰富的环境伦理诉求。

## 一、“权力归核儿”与棕色地带的形成及其环境污染

作为 20 世纪以来美国工业化进程遗留给城市的特殊遗产，棕色地带（brownfields）“主要包括（在内城贫民区）受到有毒物质污染、对居民健康构成威胁且亟待治理的地区，以及（在城市及工业园区）因人类活动导致不

1 此处借用生态学者阿莱莫（Stacy Alaimo）有关“跨躯体”的观点，即“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相互交织”，“那些难以预料且不合时宜的跨躯体行为会在人类、非人类生命、生态系统及有毒化学物质等行动者身上发生”，将金斯伯格诗歌中的“黑色向日葵”“有毒长春藤”等城市意象概括为“跨躯体毒性景观”。参见 Stacy Alaimo,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断恶化、遭到破坏的景观地带”（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135），成为城市中典型的人为污染累积和毒物富集之地。金斯伯格指出，由于美国奉行“‘权力归核儿’（即核大国、核动力）政策”，“政府对拥有有毒的、不能消化的、人工合成的物质表现出狂热追求，带来了石油化工—核工业的极大发展”（《深思熟虑的散文》27）。而二战后，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工业地带普遍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这些废弃的石油化工—核工业用地遗留在城市中，形成棕色地带。

在《向日葵箴言》（“*Sunflower Sutra*”, 1955）一诗中，金斯伯格叙述了其被随处可见的船坞、南太平洋机车、破旧生锈的铁杆、“金子式的房屋”等废旧工业机器和设施包围的场景，并将美国比作成有着“盘根错节钢铁基脚”的“森林般的机器”（134）<sup>1</sup>。同样，在《卡迪什》（“*Kaddish*”, 1959）中，诗人描述了他于美洲大陆驱车三小时见到的各种被废弃的或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业用地和商业设施，进一步再现了战后美国棕色地带的真实景象：

所有美国的工业都从旁边掠过，贝荣正为二战繁忙，储油罐，炼油厂，饮料厂，餐车饭馆，流动机车修理中心——进入新泽西州的松树林但见印第安人那儿栖居——安静的城镇——长长的公路穿过多沙的林地——

（……）

两年过去，我去了一趟墨西哥——布伦特沃德的平原荒凉冷凄，低矮的灌木丛和杂草把那废弃的铁路路轨遮掩一直通向疯人院——（187-208）

二战推动了钢铁工业的迅猛发展，造成大量工业设施和用地涌现。同时，工业用地和设施的发展还带动了公路和铁路的大规模铺设，而去工业化后它们则被弃置一旁。在《飞越纽约上空》（“*Empire Air*”, 1984）中，金斯伯格同样再现了其在前往罗伯斯特工学院途中见到的“废旧汽车场”“长岛色彩斑驳的垃圾堆”“有着淡褐色屋顶的混凝土工厂建筑群”以及“致人死命的毒品工厂”（404）等棕色地带。

这些棕色地带长期夹杂在城市中，不仅破坏了城市景观，还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在金斯伯格笔下，钢铁厂、电厂、石油燃气锅炉等形成的棕色地带制造了大量固定污染源，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美国各大城市及郊区烟囱林立，浓烟与雾气混合成雾霾，笼罩在城市上空。在《飞越堪萨斯》（“*Over Kansas*”, 1954）一诗中，诗人描述其身处在煤烟弥漫、大雾笼罩的芝加哥

1 本文有关金斯伯格诗歌的译文均出自 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1947-1997》，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以下只标注诗篇名和译本页数，不再另注。

的景象：啊，芝加哥，我置身在 / 这冬天烟雾弥漫的城市（……）绕过在西塞罗的街区 / 站在大雾笼罩的公寓下（106）。而在《芝加哥一面打开的窗户》（“An Open Window on Chicago”，1967）中，金斯伯格明确指出芝加哥的雾霾污染主要来自钢铁厂的大烟囱所散发出的煤烟：

大烟囱伸向屋顶和水塔之上  
 {……}  
 这一角天空比东边天空晦暗  
 因为钢铁厂的烟雾聚集  
 散落在南方天际  
 {……}  
 高大建筑群在云端下眨着亮眼  
 警车从大街驶过忽明忽暗  
 市区外的天空笼罩着煤烟  
 如同大雾中汽车缓缓爬行红灯一过  
 向冬天的天空吐着团团白烟——（286）

工厂的大烟囱伸向屋顶和水塔之上，烟雾聚集散落在晦暗的天际，摩天建筑物在烟雾下“眨着眼睛”，街道上的行车忽明忽暗、缓缓爬行、吐着团团白烟。可以说，不论是城区还是郊外都笼罩在一片煤烟之中。同样，纽约和丹佛也在棕色地带的包围下遭受严重的大气污染：“幽深如峡谷般的高大电厂 / 烟囱涌出蓝色烟雾气流（……）那偌大的烟囱喷吐灰色浓烟（……）那墨水般漆黑的屋顶它们实在美丽无比”（《在纽约醒来》244-246）；“棕色的石油烟雾笼罩在丹佛上空 / 红色的石油气体杂色的烟雾 / 一团团一层层积聚移动在地平线上 / 污染了蓝色天空 / 石油汽车烟雾 / 汽油混沌映红了丹佛的白昼”（《谁统治美国》324）。在诗人笔下，现代工业生产中有毒气体的不合理排放及其引发的大气污染展露无遗。这些有关烟雾污染的可怕描述并不夸张，而是基于美国城市的现实。1948年，位于美国匹兹堡市南方小镇就爆发了由于工业排放造成大气严重污染的“多诺拉(Donora)烟雾”事件。美国经济学家菲特(Gilbert Fitt)等人也曾对匹兹堡令人触目惊心的空气污染展开描述：“匹兹堡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烟雾弥漫的阴郁城市。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世界上很难再找到比这座城市更黑暗、更污浊的地方了”(585)。显然，棕色地带引发的大气污染已成为美国现代城市的痼疾之一。

此外，棕色地带的大量堆积使城市水体环境受到破坏，由工业垃圾填埋场和废弃工业厂房所导致的水污染日益严重。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爆发了轰动世界的拉夫运河污染事件(the Love Canal Tragedy)。拉夫运河是位于纽约州西部的一段废弃运河，美国胡克化学公司在1942-1954年间在该运河倾

倒了大约 2.5 万吨有毒化学垃圾，引发严重水污染。<sup>1</sup> 在《弗利幸恩海岸浮物即景》（“What the Sea Throws Up at Vlissingen”, 1983）一诗中，金斯伯格通过列举弗利幸恩海岸所堆积的各类垃圾，再现了棕色地带所携带的工业垃圾对河流乃至海洋的集体渗透：“塑料和玻璃，牛奶箱和酸奶集装箱，蓝色和橘黄色的购物网篮 / 克莱门氏水果皮屑，纸袋，羽毛和巨藻，砖块状水泥条和木棍 / 多汁的绿叶和松树尖梢，水袋，胶合板和烟草袋 / 咖啡壶盖，牛奶瓶盖，食品袋（……）一个手持两根甘蔗的男孩在岸上行走，一只死去的海鸥”（382-383）。不难看出，大量的人造废弃物漂浮在海上，将弗利幸恩海岸堆砌成“垃圾岛”，造成水体污染的同时，也使得有毒物质在不同躯体间流动。诗歌中“一只死去的海鸥”这一意象旨在表明：棕色地带引发的大气和水污染仅仅是环境链条中的一环，有毒物质将在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之间进行跨躯体流动，造成动植物乃至人类中毒和死亡，继而危害整个地球。

## 二、跨躯体毒性景观——有毒物质的“慢暴力”

在工业污染物的浸染下，人类与环绕城市的动植物首当其冲受到侵害。金斯伯格通过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揭露了棕色地带引发的大气和水污染与动植物消亡、食品污染以及人类疾病之间的互构性。诗歌由此披露人造有毒物质以一种“慢暴力”的形式进行跨躯体流动，进而危害整个生物圈。

在《向日葵箴言》一诗中，诗人饱蘸笔墨，以旧金山一株“浑身尘埃”且“萎缩一团”的向日葵为表征，再现了动植物被现代工业文明毒害的事实：

那油状般的河水把红霞辉映，太阳从旧金山群山最后一个峰顶上隐没，水流里没有鱼儿山峦中也没有隐士，只有我们泪眼汪汪像老流浪汉一般在河岸上徘徊，疲惫而狡狴。

{……}

寂寞凄凉，浑身尘埃眼中还残留着昔日机车喷出的烟雾和煤灰——那带有虚弱穗状花序的花冠低垂松垮如同一只打碎的王冠，花籽落下，牙齿行将脱

{……}

你这一点儿也不神圣的破烂东西，我的向日葵我的灵山魂，可我仍爱你！

那尘垢污秽，并非人类所有而属于死神和人制造的汽车，

所有那一层积秽，如同面罩把深黑色的铁路肌肤覆盖，那蒙上烟尘的面孔，那郁结着痛楚的黑色眼睑，那煤烟弄脏的手或如同阳具或远比任何污垢还要肮脏的人造突起物——工业化的——现代的——所有这

1 参见 Allan Mazur, *A Hazardous Inquiry: The Rashomon Effect at Love Can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9.

一切文明把你那金色花冠玷污。(134-135)

当诗人来到伯克莱一个修造船用的船坞处时，发现周围河水中的鱼儿消失殆尽，山里的鸟儿亦不见踪影，只看见一株浑身残留着工业机车喷出的烟雾和煤灰、花冠虚弱不堪犹如一张干枯的电线蜘蛛网的“死气沉沉的”向日葵。在诗人看来，这一被有毒物质“玷污”的“破烂东西”正是疯狂的美国机车的幽灵和“工业化的——现代的——所有这一切文明”的化身。诗歌中的环境批判给予了一个基本认识，即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催化下有毒物质的跨躯体间流动性表现得十分突出，疯狂的美国机车将毒害每一个生命有机体，人人都将无法逃脱“黑色向日葵”般的命运，“黑色向日葵”成为金斯伯格笔下跨躯体毒性景观的典型表征。

同样，在《卡迪什》一诗中，金斯伯格通过纽约街道上长满了的“有毒长春藤”这一城市意象再现了有毒物质的跨躯体流动：“纽约夏天的田野上不再有鲜花了”，“印第安人从没有小鹿出没的溪流上座座小桥上通过”，“或许，在一棵树上伫立着鸢鹰，或许有隐士正在寻觅猫头鹰歇息的树枝”，“长长的死气沉沉的街道上爬满了有毒长春藤——（……）那外面又是什么？回到格拉罕大街仍不安穿过荒芜的绿色篱笆”（182-192）。如果说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描述的是一个生气全无的春天，那么这里金斯伯格则勾勒了一个毫无生机的夏天：田野里不再长满鲜花，溪流旁也没有小鹿出没，山林里的猫头鹰了无踪迹，格拉罕大街上篱笆里的植物一片荒芜，只有那有毒的长春藤爬满了长长的街道。诗人旨在披露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引发的环境伦理困境——工业化及其（棕色地带）生产的毒性物质在各种有机体之间流动，造成非人类生命集体中毒直至消失，静默了无数场所的春之韵和夏之盛。

可以说，无论是“黑色向日葵”还是“有毒长春藤”，它们无不表明有毒物质无所不在，且以一种逐渐增量和增生的“慢暴力”（slow violence）（Nixon 2-3）形式在不同躯体间流动。在《关于毒素的三节联韵诗》（“Ballade of Poisons”, 1977）一诗中，金斯伯格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有毒物质及其慢暴力行为：

带毒的石油在街道上闪现出魔幻般的色彩，  
带毒的油烟落在城市的蔬菜上  
带毒的地窖散发出硫磺和煤的异味  
带毒的烟雾把郊区落日时的山峦染成紫色  
带毒的海洛因软化了黑种和白种男人的意志  
带毒的塑料泡沫经过无数年代才会消溶  
带毒的钚在 1/4 百万年 / 才能升温裂变释放，  
带毒的杀虫剂使食物链转化传递（345）

带毒的石油、油烟、烟雾等有毒物质被释放到环境中，在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之间进行跨躯体流动，特别是那些需经过无数年代才会消溶的泡沫塑料、杀虫剂以及历经几十万年才能裂变释放的超铀放射性元素钚等持久性有毒物质，在环境中难以降解并形成无数连接存在物的链条，交织聚拢在动植物中，继而在食物和人体中转化和传递：“鸡肉和生蛋带着怪异的荷尔蒙 / 牛肉饼带有令人惊骇的红色色素 / 猪肉片带有浓褐色的药物，硝酸盐（……）水果树叶上带有镉和铅的尘粒，就连母乳中也含有放射性元素锶-90”（345-346），时刻危害人类机体的生长和健康。正如在《鲁尔区感怀》（“Ruhr-Gebiet”，1979）一诗中，诗人指出由于工业园区排放的各种废弃物和放射性有毒污染物质不断流入莱茵河，破坏了水生生态系统，造成河中“鱼儿绝迹 / 水中的女妖罗勒莱也身中剧毒”（351），展现了有毒物质的跨躯体流动及其慢暴力。

不难看出，金斯伯格将生态逻辑投射到真实世界中，其诗歌揭露了毒性物质在不同躯体间的流动及其对生物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旨在以有毒物质的“慢暴力”喻示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慢暴力”特质。这一“慢暴力”特质源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推崇的“破坏性的智慧”——“例如原子弹或核能创造者，他们认为自己在从事纯粹精神建设而不考虑实际产生的废物以及那大量未使用的钚储备”（Allen Ginsberg, *Your Reason* 20-21）。金斯伯格对这种“破坏性的智慧”提出控诉，声称以总统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在致力于让大众暴露于有毒物质中这一层面“具有蟑螂般（打不死）的献身精神”（《关于毒素的三节联韵诗》347）。金斯伯格将毒性物质的跨躯体流动与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以及对美国政府的谴责交织在一起，进而展开深思：“美国人应该改变以往的思想思维（停止给地球披上机械盔甲），否则无机金属烟雾污染和大规模屠杀随时都会发生”（《深思熟虑的散文》121-123）。在他看来，只有改变传统的以石油化工-核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模式、剔除人类中心主义，才能避免环境污染和生灵涂炭。

### 三、物质伦理观与环境正义思想

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伦理和道德的独特表达”（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89），“在现代观念中，文学伦理主要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存在之间的伦理关系及道德秩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通过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继而做出的正确的伦理选择是金斯伯格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

首先，金斯伯格的诗歌展现了有毒物质的跨躯体流动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扩展。有毒物质通过空气、水、土壤、辐射、食物等途径打破时空界限，在全球环境中流动，形成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毒效应，体现了阿莱莫（Stacy Alaimo）所提出的跨躯体时空的物质伦理观，即强调人与动植物、生命与非生命都是“有毒的、跨躯体物质空间的居民”（“Trans-Corporeal Feminisms”

261), 主张“既不以人类为中心, 也不以外在自然为中心, 而是以它们之间的流动与相互作用为中心”(Bodily Natures 136)。正如在《欧洲, 这是怎么回事》(“Europe, Who Knows?”, 1986)一诗中, 金斯伯格指出,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件<sup>1</sup>中的有毒物质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使得多年后法国的卡门贝干酪、苏黎世的黄金都携带放射性有毒物质, 甚至英格兰的羊群也因此遭到灭绝; 同样, 美国华盛顿州一升水中有一束X射线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市染毒的牛奶冰淇淋之间具有直接的影响关系。

就此而言, 金斯伯格通过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揭露人与非人类生命、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互构性, 旨在表明人类并不居于掌控性的主导地位, 物质、非人类生命同样具有施动能力, 主张在工业发展中承认非人类生命的“行动者”身份, 剔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有关人类利益高于非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 继而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正如聂珍钊提出, “人类不能成为宇宙或大自然的主体, 但是可以成为保护大自然的主体”, “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消除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 只有确定人的主体地位, 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才能做到”(聂珍钊,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 31)。

其次, 金斯伯格的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通过有毒物质对边缘群体的“慢暴力”呈现, 表达了反对任何基于阶级、种族等因素导致的不均等环境危害的伦理诉求,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环境正义的伦理思想, 即强调在环境问题上, 不同种族、阶层、性别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都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与义务而不受任何形式的环境歧视。<sup>2</sup>在金斯伯格笔下, 受到有毒物质污染、威胁人类健康的棕色地带往往集中分布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住所附近。如在《一首关于美国的诗》(“A Poem on America”, 1951)中, 金斯伯格聚焦黑人聚居区暴露于有毒物质中的残酷现实: “染料厂、纺织厂集中的街道浓烟笼罩(……)黑人爬进爬出/从生锈的铁皮屋/浴池隐藏在/丝织厂后面/还有排水管道”(61-62); 在《夏雨, 沥青路, 垃圾桶》(“Rain-wet Asphalt Heat, Garbage Gurbed Cans Overflowing”, 1969)中, 诗人再现了少数族裔聚集区“从帕特逊到纽约下东区爬满臭虫”(308)的脏乱环境; 在《曼哈顿五月一日夜半》(“Manhattan May Day Midnight”, 1978)中, 诗人描绘了底层维修工暴露于腐烂管道、塑料垃圾等充斥着有毒物质的工作环境中(343-344); 在《别长大》(“Don't Grow Old”, 1976)一诗中, 诗人指出自己居住在纽瓦克有毒化学胶水厂附近(337), 等等。从诗歌中可以看出, 被污染环境与受“污染”群体主要集中在少数族裔聚居区、底层劳工阶层和贫困人群住宅区。尼克松(Rob Nixon)指出, “有毒废弃物填埋场往往位于穷

1 切尔诺贝利核事件, 指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子反应堆事故。事故造成致癌死亡人数和受污染地区和国家不胜枚举。

2 参见 Joni Adamson,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3.

人及少数族裔聚居区，而未爆炸弹药的污染则分布在最贫困地带”（227）。而有毒物质的慢暴力流动形式隐蔽且模糊，这必然导致受污染群体遭受忽视，成为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贱斥物。就此而言，金斯伯格以毒性话语作为伸张权利的呼声，反对出于对穷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及其所在社区的歧视而设置垃圾堆放场和污染性工厂，主张不同阶级、种族享有同等的环境生存权。

基于有毒物质在人与动植物、生命与非生命等不同躯体间的流通与传递，金斯伯格的毒性书写超越了环境正义聚焦人类生命体享受环境权利的主体性拘囿，其环境伦理予以关照的范围更广。在金斯伯格看来，“所有物质形式都是神圣且相互依存的”（El-Sharif 102）。在《〈嚎叫〉注释》（“Footnote to Howl”，1955）一诗中，他提出“万物神圣！人人神圣！处处神圣！”这一更大范围的环境正义思想：“世界神圣！灵魂神圣！肌肤神圣！鼻子神圣！（……）浪子同六翼天使一样神圣！疯子和你我的灵魂一样神圣！/ 打字机神圣！诗歌神圣！声音神圣！听众神圣！极乐神圣！（……）纽约神圣！旧金山神圣！皮奥里亚神圣！西雅图神圣！巴黎神圣！坦吉尔神圣！莫斯科神圣！伊斯坦布尔神圣！”（129-130）特别地，诗人用了一些从传统诗学来看是“脏词”或禁忌词来阐明“神圣”的观点，强调不仅人与人之间，人与动植物、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均享有平等环境生存权，表达了万物齐一的环境正义思想。

在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人造有毒物质在人与动植物、生命与非生命之间传递与作用，威胁人类与其他有机生物的生存，这一现实危机促使毒性话语成为金斯伯格诗歌创作的焦点。金斯伯格在诗歌中以美国棕色地带的城市生态叙事为抓手，通过一系列跨躯体毒性景观书写再现了有毒物质的跨躯体流动及其慢暴力，反思美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表达了跨躯体时空的物质伦理观与万物齐一的环境正义思想，呼吁现代社会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承认非人类生命的“行动者”身份，控制有毒物质的生产与流通，保障人与动植物、生命与非生命享有平等的环境生存权。可以说，金斯伯格的诗歌不仅在文本层面支持了美国 60 年代开始的环境保护运动，也与打破现代时期业已存在的人作为中心与非人类生命作为客体之壁垒、剔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有关人类利益高于非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产生合流，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朴素的道德指引。

## Works Cited

- Adamson, Joni.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Tucson: U of Arizona P, 2002.
- Alaimo, Stacy.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10.
- . “Trans-Corporeal Feminisms and the Ethical Space of Nature.” *Material Feminisms*, edited by Stacy Alaimo and Susan Hekma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08. 237-264.

- Buell, Lawrence.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P, 2009.
- El-Sharif, Nabil Mahmoud. *Ecological Themes in the Poetry of A. R. Ammons, Allen Ginsberg, and Gary Snyder*. 1983. Indian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吉尔伯特·菲特、吉姆·里斯：《美国经济史》，司徒淳、方秉铸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
- [Fitt, Gilbert and Jim Ree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nslated by Situ Chun and Fang Bingzhu.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1947-1997》，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 [Ginsberg, Allen. *Allen Ginsberg: Selected Poems (1947-1997)*, translated by Wen Chu'an.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深思熟虑的散文》，比尔·摩根编，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
- [—, *Deliberate Prose*, edited by Bill Morgan, translated by Wen Chu'an.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 . *Your Reason & Blake's System*. Madras: Hanuman, 1988.
- Mazur, Allan. *A Hazardous Inquiry: The Rashomon Effect at Love Canal*.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8.
- Meltzer, David. *San Francisco Beat: Talking with the Poet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2001.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外国文学研究》1（2020）：22-33。
- [—,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22-33.]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Nixon, Rob.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P, 2011.